姑蘇名賢小紀

小序

姑蘇故多君子無論郡諸屬邑即闔閭城周四十五里其中賢士大夫未易更僕數也而當世語蘇人則薄之至用相排調一切輕柔浮靡之習咸笑指爲蘇意見有稍自立者輒陽驚曰此子亦蘇之人耶即告以往昔之賢達亦僅謂風流文采雍容便辟甚都而已於所稱行己大節經緯文武之槩蔑如也余每不平斯言荏苒强年骯髒空谷愧無從稍爲鄉邦吐氣長夏掩關

因取諸先賢之行事合於少時家庭之所習聞者疏爲小紀僭加論次昉自　國朝弗遡往代遠不敢徵也僅及吳門兩邑而他邑無紀焉恐耳月之未逮請有間也其有鉅公名流或勳業蓋代或閥閱垂雲或文章華國或材藝絕倫而咸無紀者姑俟別志也高名偉望研然自命而無紀者中猶有所疑也名實孚才守合所宜紀矣而搜羅未及者無紀則綴漏也眉齒方隆者無紀迹近諛也寒門自高曾以來亡祖亡父世

世品於人倫而無紀者嫌於自炫且家乘猶足徵也大要以剛勁爲主即過中者必紀壹破軟美之誚也清修苦節雖微必紀不清苦即不能剛且勁也詩書翰墨之士必詳紀其生平原所由重也逍遥作達閒一紀焉喜其中無俗韵也紀以世次爲序無別隱顯皆名賢則隱顯無別也其義竊取吾豈敢哉欲使四方之士知吾蘇之爲吾蘇者如此也且令吾蘇之士攬先賢之遺風而興起焉洒濯磨礪毋甘爲當世所輕若

踰妄之罪則臼知之矣

萬曆甲寅新秋鴈門文震孟文起甫書于竺塢

草廬

姑蘇名賢小紀卷上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高太史先生

高先生啟字季廸號槎軒長洲人張士誠據吳奬禮知名士其上佐饒介之以禮羅先生先生不仕　高皇即位召授翰林修撰修元史成拜戸部侍郎先生以少不習握算辭賜金帛使歸需異日用歸教授鄉里自給後坐郡守魏觀事逮死僅年三十九天下惜其才而悼其寃先生

少明頴有縱横才畧好爲歌詩天藻秀發獨冠一時吳中騷雅寔先生啟之所著有缶歌鳧藻二集同時工部郎張廾節者名適亦以文行聞于世

論曰國家官人當視其才如高先生之才宜爲翰林不宜爲戸部其以不習握算辭可謂允矣辭侍郎而教授自給今之君子則恐或未之能也夫我吳於盛時高先生爲翰林盛寅御醫李牲貞伯侍中書吁何其才實彬彬與其官名稱

哉

俞都昌先生

都昌先生初名禎更名貞木字有立其祖石澗翁琰元末老儒邃於易學著書百卷世居吳郡學宮之傍水木幽茂先生既冠以學未成不娶負笈從永嘉陳公麟學易遍讀經史隱居杜門朝夕不繼淡如也洪武時以薦起爲都昌令後爲郡守姚公善所知靖難時勸守舉兵竟以死殉云

論曰都昌先生仕不顯功名不著其所勒書亦竟幾灰滅矣而吳中先達舉名德者必稱先生則先生之風誼亦可遥想哉爲守决策要與俱死志節皎然斯無愧於負笈讀書者也

王逸人光菴先生

先生名國賓後名賓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才於陰陽律曆山海形勢禮樂兵家書無不該洽屬世鼎革意不願仕一切自晦而獨以醫著其貌故已寢益以藥黥其面及肘股間髮兩角短衣

策杖遊行廛市故舊有遇之者輒箕踞相對爬搔其瘡使人不堪去乃已郡守姚公知其異因往謁先生窺戶間輿馬塡咽呼曰勿驚吾母踰垣逸出他日微服往先生衣母短袂衣握破扇坐上坐與之語則唾姚公笑而去之比三往始與酬對乃稍稍露其奇公爲執弟子禮先生養母極孝飲食必手調以進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絕而更蘇者再四死後寃歸其家猶呼孃孃不絕聲云所著有光菴集吳名賢紀吳古蹟詩

皆不傳

論曰吳中稱隱居獨行之士必以王先生爲首余意先生非隱士也其所挾者大意疑有所欲用之而篤於養母不娶不仕毀形以自全蓋唯恐其用也先母而死乃竟不用矣先生死姚少師廣孝傳其事而其友韓奕刻之石然余聞之故老云少師既貴訪先生先生方盥掩面而走嗚少師之傳先生也果先生意乎

錢繼忠先生

姚公是時篤禮賢士處士錢芹繼忠自守甚高
公百計請見不可而與都昌俞公鄰乃因都昌
以請先生曰姚公太守而我民也太守以民待
我我無所置身然太守主也我爲儒賓也以賓
禮見請期於郡學遂會於學宮成賓主之禮守
北面質經義先生曰此經生業耳公爲官有官
守獨無時政可詢耶守起拜問今日急務先生
出袖中一簡授之而去守啓視則皆戰守制勝
之策也亡何而靖難兵起

論曰繼忠先生時又有韓奕公望云守迫欲見之泛小舟入太湖日惟高吟痛飲藉草而卧中盖未可測也是時國法嚴峻故吳士有挾持者皆貞遯不出骫髀以死錢先生袖中一編乃稍見其槩矣遜國忠臣滿天下吳無人焉則豈其無人哉

解元劉公

劉解元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明春秋建文元年方學士試畿輔士以託孤寄命爲題得

公卷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待之也是歲登賢書者二百十有四人擢公第一四年建文遜位夷方族公聞慟哭不食死或曰公永樂中猶存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論曰士爲知己死況如正學先生者爲知己乎劉公惡得而不死也即不死而沒身不仕亦不失爲中行足以見知己於地下矣時崑山有龔翊大章年十八代父爲卒守金川門靖難兵入翊大哭宣德中有欲薦翊者謝曰翊仕無害於

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嗚呼亮哉

中丞嚴公

嚴中丞德明吳縣人洪武中拜僉都御史以疾求歸 上怒黥其面戍南丹後歸居於樂橋布衣徒步曰齊民當然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調征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毆之西軍訟於直指逮公對簿公跽陳云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夫豈不曉三尺直指問在臺何勾當公云老子洪武時曾長臺事今都察院版榜所稱嚴德

明是也直指大驚延之起坐具賓主禮次日造
訪則公已擔一囊去徒存空屋兩間莫可踪蹟
矣久之復歸欒橋同鄉繆御史讓延教授李綺
飲公與席焉公時貧甚帽已敝綴以雜布綺易
之曰老人犯何法而黥其面公述前事綺大驚
避席公徐曰先朝國法容於秋茶吳中仕者莫
保首領余固不食之頑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
因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論曰嚴中丞吳人而吳中人無知公者余蓋聞

之馮元成先生云中丞當鼎革時功業無所表
見然而晦迹田里安貧居村斯固韜光恬穆士
也西軍暴横忽不自持觀人於微豈非負氣動
俠者哉大都洪武初多奇士其湮滅而不傳意
亦未可勝數矣

尚書楊公

禮部尚書楊公翥字仲舉吳縣人從軍武昌爲
鄉塾師楊文貞公溥寓武昌困甚公以塾輿楊
更教授他塾館穀不及其半日往返十餘里不

厭後文貞貴薦於朝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眷甚厚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槖清苦至無棲泊之宅北虜欵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皇帝失上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去年八十餘乃卒子津方八歲入朝　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恬退免追削或傳以前疏故云

論曰余嘗聞之長老云楊尚書仁厚絶俗方爲

尚書歸僅緝一椽鄰人詹溜侵之家人不能平公曰何害雨日少晴日多也鄰人老而生子公有一驢鳴恐驚之遂鬻其驢徒步終身子懷金入市為人所攫以告公公弗問嗚呼此皆公細行也而心事已槩見矣後之君子一命再命閭里赫奕黃衫綠幘狠戾鴟張無敢睨者聞楊公之風亦或稍自省哉

僉憲直道陳公

陳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

舉預選然非其志也尋舉進士改庶吉士叅議河南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躬耕十載弊衣𥺀食不厭宣德初試諸謫佃者公名第一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勢風裁大振上疏請讀大學衍義　上大怒豎子稱引大學謂吾目不知書耶且疏中又有奇巧蕩心等語非所宜言即械之并其家十六人皆下獄凡五年同邑義士王處常季彥庸爲斂錢饋食得不瘐死　英廟即位赦復其官則親巳前死乞補終制出按湖

廣益侃侃自厲尋露章劾遼王不法事復逮下
獄論斬久之遼逆節露乃出公死公論事愈切
滿九載出僉福建臬事公名既振墨吏望風解
綬去鄧茂七起時公適病在告遂引年致仕歸
卒年七十五天下識與不識皆稱直道陳公
論曰吳中風習患其太甘不患其太苦陳公與
人語嚴峻刺刺苦而不堪其操行其讀書皆刻
厲自苦故人謂三苦先生乃死靡悔百鍊愈剛
孰謂吳風不競哉抑人固有命也直如弦死道

遐溁公乃竟以老壽終矣則彼依回首鼠緘默
卷舌者又安在其盡瓦全乎於時有御史練公
綱所在剛鯁亦終老於吳

劉文恭公

祭酒劉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少有至性母疾割
股啖之比卒哀毁幾殆以善書薦入翰林明年
中鄉試授中書舍人預修兩朝實録成遷兵部
主事仍供事内庭累進翰林侍講特命教習庶
吉士時同鄉楊侍郎翥以潛邸入見舘於公

上問楊公孰可爲相者楊以公對出亦不以語公也而或泄其語公恚曰館楊公乃爲相地耶因謝使他徙即謁病歸尋起國子祭酒時　景帝將易儲公卿皆上牋請而公不與名　睿皇復辟閱公卿牋獨無公名心善之丁繼母憂詔起復固辭不赴服除會選青宮宷即擢少詹俾侍講而公暴卒矣年六十五贈禮部侍郎公博學能文章每篇必旬日而後成所傳假菴集公別號也

論曰士當危疑之會不能自立旅衆爲進退者得失心累之也劉公視相位如浮雲若或浼之又肯以易儲請乎夫使劉公而相後之論次劉公者不過曰易一相銜耳其寔何益劉公毫髮違衆守是不虞奇禍不摇危議殆庶幾古稱社稷臣矣

邢布衣先生　附朱怡甫邢麗文兩先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陋室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

不舉火閉戸讀書唯啖餅餌一二而已僉憲陳
直道公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唯挾册就先生
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
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五尺應公
奈何吳公乃假鄰家胡床坐門外良久俟其終
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
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
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
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

讀書杜戶稱其師傅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即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貧無恒業唯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携書坐其一角不槮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懍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

言永矢弗萲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雅韵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嚼然不滓即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參議尤公

尤公安禮字文度長洲人自少以德業自厲嘗

行從委巷邂逅一妹獻笑公亟掩面走後不復由其門同舍生有欲試之者引至妓家公望見即反走遂於此生絕有友當戍泣謂公吾必不生還妻少且更嫁矣如弱息何公曰子第往我在無慮也已而友人死公賑其妻得守節終身復娶其女爲子婦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乞留　上命增秩還任已用楊仲舉尚書薦召拜祭酒公辭勘學不可爲國師改授中丞又辭才弱乃叅議貴州既而謝歸貧甚絕不請人人亦

罕識其面太守究公聞公名亟欲識之物色良久得一老於絡絲巷布衣芒屩洎如也守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謝不可遺以金亦不受卒老死陋巷中

論曰漢楊公有言我有三不惑者酒色財也則財色之於人甚矣哉吳中習尚以風流嚌達爲高遠色安貧且以爲固爲陋而爭訕之視尤公何如耶一語要約没身不侵辭尊居卑卄以窮死潔身修行斯固韋縫之儀羽矣

陳僖敏公

太子太保陳公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遷按察副使尋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居官鍊兵屯田水利鹽政所至有經畫而於關中尤著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自謂弗如也先後蒞陝十餘年以長厚得民心毎行部久旱必雨雨久公至必霽民益愛戴公而最後陝大饑其卒數萬人上書願得公詔徃賑之所活無算還掌院事加太保賜

玉帶會得末疾乞歸又三年卒卒而關中郡邑處處祠之有事必祝若肸蠁云

論曰余嘗見公畫像鬚髯戟張目光如電蓋赫然如神人也顧其中寬然長者豁達有大度居官仁恕不為一切苛辨其在關中關中人疾病誓為公肩輿輒愈故公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肩公笑弗為却而治軍老將弗能過也蓋庶乎文武為憲名臣矣

韓襄毅公

韓公名雍字永熈長洲人弱冠舉進士為監察御史以强幹稱尋奉命録囚平反碭山教諭丘純冤按行江右衆皆以公年少易之公振刷精彩一道皆驚廬陵饑盜大起公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遷按察副使即擢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公年未三十也時土木變起北虜猖獗西南夷繼叛所在傷殘獨江西賴公稍安亡何以用事者得罪左遷臬司尋入少卿大理復為都御史與都督趙輔率師十五萬討廣寇直趨大藤峽曰

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其本乃分兵逐末分兵勢弱趨末無威我全師直擣南可以援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彼分而拒我聚而攻首尾互應破之必矣遂統兵進攻賊于絕險處設伏矢石如雨公縱火焚之自日晝暝又用同邑判官周奎計破九層樓諸壁先後斬獲四萬一千七百有奇賊遂蕩平改大藤為斷藤久之開府梧州與中貴人黃沁不相能為所訐公即乞休歸歸又七

年卒年五十七方公之討賊也有儒生數百人跪於道左曰我輩苦賊久聞天兵至願投麾下爲三軍先公叱武士悉縛斬之衆皆疑旣縛而袴中咸挾利刃盖賊間也乃皆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挂箐棘中賊大驚沮後有屬吏自負善談兵議論縱橫適縛賊十餘輩至公授戈使斬之屬吏手戰不能舉公徐下堂斬其首以灰灑地攝衣上談論如初公復上言嶺東西地廣山深須分設撫臣而兩廣勢寔相聯屬宜置總督

皆報可公治軍威嚴三司長吏見跪白事促縮如小吏牙前設金鼓數百儀節詳審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論曰聞之嶺東西人至今猶懾韓公威至肖而土木之以爲神云公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涖政豹變鵬摶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每一出師必以妄殺爲深戒也是時四郊多壘公歸年甫艾而南北尉薦亡慮數十輩皆不報則猶以忠貴人故耶嗚呼

生才不易用才不盡盖誰昔而然矣

侍郎孔公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　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都昌入覲以一扇貽冢宰冢宰以爲忽巳改連山先後皆有惠政遂知高州府時嶺南盜起其魁鄧公長者擁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城無兵可守勢巳亟公乃單騎往喻有良民千人爲賊所縛林林道旁號呼動地公弗顧徐行抵其壘賊駭挺刃彀弓弩欲恐脅公公下馬據中

坐極言利害又徧歷其部曉諭百端賊乃羅拜
請降送公出公指道旁縛者曰此何爲者當亟
解釋之遂降其衆數萬論功進按察副使所剪
刈大小以數百千計威名益振後遷廣西潯州
浦賊賊望見旗幟驚曰是高州孔副使耶即潰
散黔中苗阿剌以黠悍善籌算而挾其子溪力
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閒二十餘年屢殺傷官
軍無如之何朝議乃擢公副都御史撫黔公至
以策授清平指揮王通曾瑞一鼓擒之入爲工

部侍郎冊至富陽暴卒時年六十三方公還自嶺家人携一英州石歸渡梅嶺登舟既奠矣公適見之怒而沉諸水水底清絕峭聳飛動往來者至今指相語徵孔侍郎峻節

論曰吳中人柔脆不任談兵其性然矣故 二祖時開國元臣即無吳人者世傳公之卒也有白氣自冊起直亘天表盖日正中也而星煜然墮地有聲然則公之生豈無自來耶先師有云我戰則克公無忝厥裔矣吳是時襄毅韓公以

征鑾著功名而公即其亞云

淵孝先生杜東原 東原先生石田翁之師故函頫渾其山水之妙云

東原先生璚字用嘉吳縣人先生少孤能自刻厲讀書書無所不通旁及翰墨亦皆精好爲人敦茂長者一時品望甚貴郡守況公迫欲見之匿弗肯就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遙自娛號鹿冠道人菜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植竹蒔雜花築瞻綠亭居其間醇和安定道尙襲人年八十卒嘗割股愈母疾而秘

之人無知者及卒會葬千餘人門人私諡為淵

孝先生

論曰人言吳習多輕佻喜自炫如杜先生者孝而秘之不欲以篤行名讀書能文與詩而弗自振暴也則何淵淵慥慥君子哉吳初有陳翰林嗣初者以文行徵深經術號陳五經杜先生蓋從之游而五經子孟賢亦能文侍姬曰梅隱居士為掌翰墨之役與其友張淮豫源孫繼康王孟南皆杜門咏歌不求人知嘻吳風流固如此

矣

僉事劉完菴先生

完菴先生珏字廷美長洲人少時太守況鍾推擇爲吏謝不願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鄉試以材薦授刑部主事歷官山西按察僉事甫艾即致政歸先生修身篤學動師古人初在刑部有丞犯法當訊投金二十斤先生曰我方憐若若暮夜相汙其贓明矣遂致之理家居與直情若旁邑致重賂求居間者望門而返事母篤孝女

兄少嫠子幼迎歸買田養之終身旣罷官即第後鑿小池閉門幽賞時人罕窺其面

論曰劉先生老而嗜學不衰其天性也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法出吳興畫師王叔明至今鑒賞家猶知珍劉完菴也而孝友峻潔則吳人有未盡悉者余故論次其行事見完菴先生固在此不在彼

副使陳公

陳冷菴公琦字粹之長洲人仕刑曹郎用法平

尋遷副使按察江西禁絶請謁礪身刻苦行部惟携乾糒自隨所至飲水而已有權貴人壅水爲陂田利者貧民無所得水公至立疏決下流抵其家人罪還陂於官後值計吏權貴爲蜚語中之罷歸蕭然一室不謀朝夕唯傭書以自給寡婦也郡有教諭朱昻妻以寃係至產子于獄户公悉其枉直入郡庭索香火爲誓於天而後白其誣所生子即朱中丞統後以功名顯

論曰余每見閭閻中有寃抑事廌紳先生蹙覛

相向莫爲出一語以告有司也賢者護其名并遺其公不賢者借其名乃行其私遂令賢者不言言者不信而桑梓如秦越矣如冷菴公居官嚴潔居身刻苦慷慨一言而寃婦立釋彼其素行淵塞固有以取信於人人也嗚呼孰謂清苦士無當於世用哉

大中大夫劉公

劉櫻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頴敏讀書過目輒誦善屬文十九舉解元明年會試第二人

廷試對策頗忤時宰抑不及第授南曹郎乙巳之歲虜寇充斥作權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視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晚宦嶺南作炎臺記以家在吳中作蘇州雜志褒撮聞見作懸笥瑣探紀錄海內人物作叙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中州曰嵩臺嶺南曰瓊臺蘇曰蘇臺故有五臺集初公以詩名大振郎署閒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莅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是中忌者偃蹇

不得推遷僅叅政廣東而卒年五十

論曰富矣哉劉大中公之著述也余蓋求其所爲雜志及敘士而不可得見然觀其他所著撰皆持正非漫然者楊儀部君謙云是時葉文莊公最知公公不少干薦終身不致大用則其人亦豈僅讀書綴文者乎後有僉憲劉鳳子威者著書至八十餘不衰持論毋乖而詞頗奧勸成幾數百卷

太僕少卿李公

范菴李公甡一名應熊字應禎後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官牛玉聞其名屬祭酒欲延爲弟子師公不往以善書選中書舍人故事中書班列給事御史上近輒易其次公上書爭至再語侵大臣不報而儕有倖進者公不樂與俱乞改教官不許俄而中旨詔諸舍人書佛經公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也　上恚廷杖公幾死已遷南兵曹郎歷官太僕少卿致仕歸又三年卒年六十有五

孚祭及葬諭辭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語洵寔
錄矣公爲人剛鯁嶽嶽不撓所至與人爭辨引
經證典莫能難也郡守劉某征歛苛急人呼白
面虎公作虎渡河詩致之守猶不悛猝遇守於
道面斥之一市皆驚守怒按其籍乃無寸土詞
其家蓋無淡旬積也始慚服公雖貧緩急人不
嘗已獎掖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
自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故人子弟
有不畏父兄而絕畏公者公母以產難死忌晨

輒閉戶哭竟日終其身

論曰李公博學能詩書法自成家盖軼唐宋而上之然公每恥以是見名故余亦不以是爲公名也弇州先生謂李公所在慕立奇節夫慕者猶以名取公剛峻性生如沁流峭壁湍急洶震何云慕哉清彊果毅侃侃終始斯眞吳人士之砥已

叅議胡公

胡公琮字承德長洲人舉進士令江陵遷王横

甚其下椎剝民不堪公一繩以法王欲以利啗

公因饋食置金其中公正辭却之王稍戢以高

第拜監察御史左遷麻城令貳守常德署郡篆

時有大璫自滇還所在索賄笞縶官吏公不爲

禮召邏卒欲檢其槖拜疏璫懼亟引去他日有

詔括諸郡金檄牒旁午公持不下僚屬相繼請

謂且得罪公曰金非郡產也又歲儉可加賦乎

即有罪罪主者諸君何與已詔罷不徵而他郡

先徵發者皆媿常德云服除更貳處州民有發

地得金沙中官上聞請開礦公爭之不得因疏於朝條其利害得免滿考乞休時王端毅公爲冢宰持其奏不下公請益堅乃增秩以參議致仕公丞處州彭惠安方撫浙屬其邑子爲尉者已尉不法公按斥不貸惠安反益賢公其以郡丞進藩司彭爲少宰與有力焉人盖兩賢之尚書戴某與公同年又同御史其後爲權璫所引公遂與絶他日入京某爲司寇數往請終避不見也旣歸益自嚴重郡守吏人企慕公名與公

燕守醉偶謾語公恚罵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
輕出乃爲鼠輩所侮拂衣徑出自是掃軌滅迹
雖周親客友無能窺其面者年八十卒于家
論曰守官而不狗大璫不狗大吏極其害不過
失官而人卒莫之敢也然胡公乃更以此見知
於少宰矣如公同年友以附璫故究亦僅得尚
書夫附璫而尚書尚書足貴乎且尚書有命即
不附璫亦尚書也人亦徒自賤耳邇年士大夫
和柔自尚余嘗見鄉薦紳十餘輩供張盛具自

徃迎郡守飲守坐堂皇視文書自如自晨至暮篤老者幾至顛踣闗人竟弗爲通也嗟乎何其中無一胡公也哉

吳文定公

吳公寬字原博長洲人以進士第一人入史舘方其未第則已有重名一時鉅人皆推其文行期以大受矣歷官宮詹侍　康陵東宮時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即抗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

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晷又況可推移間歇乎古人八歲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即曰習讀於內豈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安危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朗誦也　孝廟時孝肅周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　憲宗朝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嫡輔臣無敢言者　上仁聖以綱常爲重召輔臣咨諭便殿悲愴感動必欲如禮公時掌詹事與議

揖衆議臣曰魯頌姜源閟宫春秋考仲子宫皆
別宫也漢唐宋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
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嗣承帝位
所尊崇其尊崇所生追尊祔廟僅仁宗之於李
宸妃此非禮之甚者何可爲天朝法議上始定
改謚孝肅不稱曆別祀奉慈殿矣奉慈殿在奉
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母孝穆太后者也令稍
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孝穆嘉靖初右以祀孝安
邵太后云久之進禮部尚書引年乞休溫旨不

允尋卒公好古力學望實欝茂邅迴不進意泊如也居翰林時戢小圃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間客至分題諷咏清風穆然如不知有官者生平多雅游而獨不交富人初第時或請締姻公曰此文中子所謂夷虜道無虜我詩文淳美書肖眉山至今猶為吳珍

論曰公之祖壽宗父孟融皆善士祖有疾父日徃西山汲澗煮藥徃返日三十餘里不倦所稱東莊翁也積久而昌生忠信宏厚如公者宜哉

公寬然長者恬於榮進然至於昌言守正引經定禮使朝典無頗又何侃侃鑿鑿耶公別號匏菴言匏不食不材以自況也而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匏且適宗廟朝廷無用者未必不有大用矣 太祖稱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嗚呼吳公乃不負 聖祖設科意哉公有從子名奕號茶香亦韻士

白石翁沈先生

沈氏家長洲之相城有孟淵者以儒起家二子

南齋貞吉同齋恆吉皆善唐律工染翰不可以金錢購取家庭之間自相酬唱下及童僕悉諳文墨同齋有子曰石田先生名周字啓南晚更自稱曰白石翁至今吳中雖市夫豎子無不知有白石翁者大要得聲翰墨間其丹青之學超聖入神雖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弗能過也書類山谷老人詩則白香山兼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亹亹不休博學無所不通多著書而皆非先生之至者不肖嘗聞先君子每稱先生行

事葢若隱若俠又恂恂內行淳備篤實君子也自其少時天才溢發爲文援筆立就則已不肯治舉子業以故得專意讀書築有竹居居其中挾冊而哦其勤乃倍於經生時郡守汪頗有善政其人故傖父也聞沈某善繪事則檄召先生繪府門先生弗辭挾一繪工往日衣緇布服冠里老冠坐守鈴下出則跪于道左繪畢乃去他日守入朝遇孤卿大臣無不起居沈啟南者或言沈啟南手牘至都稱守良吏守良吏守益莊

然返而詢所稱洮啟南則即向之繪門老人乃大悚扁舟造其居先生巳先期匿矣巳三原王公撫吳獨與先生善與語輒連日夕語不及私唯時時言宦寺宜戢貧民宜賑及他所裨益甚衆而王公亦終始不持先生一詩一畫歸事父恒齋公盡色養父好客日擊鮮而進之唯恐客不當意父以篤老終猶孺子泣終喪不飲不肉也弟有瘵疾與同卧起不室處者三年撫孤姪養寡妹具有恩禮年八十三而卒卒之日王文

恪公適去相歸里手書致訊先生索筆題黃鶴
白雲四字家人泣曰憒矣既而曰黃鶴白雲瞻
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歸來車馬忙如海先有
閒懷問病翁遂擲筆而逝

論曰余所以論次白石翁者如此風雅士幾以
余為腐矣雖然翁生平乃爾則人重翰墨乎翰
墨重人乎即相載而行乃其所以重者固可思
也余慨風雅士一詩一秇苟得當邦君守相及
四方鉅公大人輒津津色喜不知如白石翁者

即照而繪府門愈重也公卿倒屣語不及私又惡足以稱先生矣

王文恪公

文恪公鏊字濟之吳縣人少穎異不凡鄉會試俱第一至今為制義之祖廷試復擬第一而執政或抑之遂以第三人入翰林公在翰林日杜門讀書使閽者謝客勿通通亦不輕報謁至中官弟姪來請業者益峻却不拒以是得簡貴聲久之望愈重以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上有所

幸中貴人廣頗導游西苑公爲講文王游田章剴切反覆　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今日所講殆指若曹好爲之亡何遷佐吏部會虜火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又請科舉之外略訪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數人其俊異不羣者厚加寵遇先有官者量材加秩庶足以濯磨士類洗滌陋習選將材亦然時不能用正德改元奄

導上逸游中外洶洶洪洞韓忠定公時爲司徒憂懣不能食其屬李夢陽說公曰閣三老顧命臣也公輩爭於外三老協于內何所弗濟韓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倡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　上召諸大臣傳責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獨公以危言繼韓公後幾定矣事忽中變夜詔瑾掌司禮首逐韓繼逐劉謝時瑾詗事者於擾攘中不悉公有危言遂以人望與焦芳同入閣瑾權傾中外

所鉗辱士大夫不可勝紀公曰士可殺不可辱吾亦何顏居此瑾憾洪洞不已必欲殺之又坐華容劉忠宣公以激變岑氏皆械繫詔獄公爲力爭且言岑氏未變復何所激乃皆減死瑾議欲焚廢后吳氏喪公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苟景泰汪妃薨公又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語皆侃侃而焦芳專事媕阿瑾亦漸知初佐韓議者公也公益自危乃懇辭去位瑾毋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會瑾敗得

免歸凡十四年　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益輿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公獨上書進講學勤政二篇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公之歸田也閭門自重不妄交與惟進一時名士與談文史給事貞山陸公方爲諸生折行與交至讀書相質難處輒注聞之子餘文學云故於時人士彬彬多所與起其家富甲吳中則皆子若孫所生息天下不能以是爲公損也

論曰近世通儒之論於逆瑾之際咸謂王文恪

之勇退不若李文正之委蛇默奪潛銷使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也文生曰其然乎哉其然乎哉　武宗中葉瑾之肆毒極矣愚生寡昧竟未曉所謂默奪潛銷者果安在也易稱介于石不終日子輿氏戒枉尺直尋子固嘗按潮晁而行矣士大夫應世持身豈無律乎若夫卷舒在手滅沒難尋如楊文襄王文成斯乃所稱可與權者噫豈易言哉

楊儀部南峰先生

楊先生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居曹事簡日惟矻矻讀書每讀書得意則手足狂舞不自禁以是得顛主事名而最不喜者人間酬應因謝病歸久之復除原官彌月再乞告吏部格不可曰郎病已安得復病先生恚曰吏部難吾棄官耶遂乞致仕歸時年未三十也結廬支硎南峰日折松枝爲籌課書書益博奧内外典稗官小說幾無不通每歲輒持齋誦經百日不出以報其先人會詔求直言先

生上封事以故禮官得言禮請復建文帝號所

大驚不能舉其案比　武宗南巡以名驛召

先生郡邑前爲先生治裝先生冠武人冠韎韐

戎錦無所不狎侮已見　上令應制爲歌詩輒

稱旨然不授先生官先生力懇乃免歸歸而貧

益甚性亦益癖顧尚書華玉道吳以一幣爲贄

相與促膝論文歡如也俄郡守折簡邀顧公先

生色忽變起驅之出曰野人安敢與貴人爭客

敕其子以前幣擲顧舟即汝呼愼無復應于如

言投幣詰朝顧公躬往謝弭先生堅閉門叩數
百莫有應者顧公毎舉示人謂過吳不可不造
楊先生然亦毋易造楊先生也先生晚節落寞
不得意嘗自作生志語多孤憤年八十九乃卒
卒而所著書十餘種皆散落人間

論曰士固有甫歷清華年未三十而致政者乎
斯其人負奇癖亦可知矣著書千卷立言有光
假令稍平其氣不與時忤奇窮骯髒當亦不至
如先生也然先生固足以自雄矣余嘗謁先生

墓一坏荒草大半樵蘇慨然太息欲爲請於官復其稅屬鄰僧洒掃其塚而力未能也生不得意死亦亡爲慰䘏者噫孰謂吳風風雅哉

都水郎張公　附李上饒爲谿

張公韡字嘉玉其先自眞揚以赤籍隸蘇州衛其大父聲遠父靜源皆善士得里閈聲公以成化丁未第進士官工部居官持廉所至有名其榷稅武林尤稱嚴慎亡何以都水郎治漕事時逆瑾初用事其黨縱橫江淮間公一一繩以法舟

過漕則檢而沒其私權姦斂手相戒士犯張郎中餓而瑾以蜚語告變逮繫　詔獄酷訊無所得乃以奉使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化召還諸流人公復故官待次卒居家貧甚晨夕饘䊵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為賻遂乃克斂鄉人士賢者因共斂貲葬之公纖弱不能勝衣當被逮時貫索關械荷重校暴烈日中市人傍睨竊歎莫敢近數日羸竭且死更兩日復蘇事母極孝赴戍時母年八十相持慟哭謂

無更見期日夜悲泣比歸母猶健匕箸安公養逾年而卒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云

論曰士大夫守職官下不幸而值刑餘之肆橫也大者死小者斥此其固然胷中當預辦之矣張公孱不勝衣酷訊不死置絕徼不死又安在權璫之必能死人也彼搖尾俛首乞憐取妍坐致大位者今果皆不死乎後公數十年而有上饒令李鴻漸卿始筮仕力與中官角已用法杖殺其黨十餘輩遂削籍以歸漸卿嘗讀用世書

有氣敢言勇於任事極其量當爲能臣而世不盡知也一蹶而死竟泯泯無聞君子蓋重爲鄉邦惜焉

祝京兆先生

祝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稱枝指生先生祖參政公灝所在有政績正統初舉進士一日入左掖門而巨璫以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目試之問其故曰　上知若等名姑試一詩欲召入詞林耳

公不應竟出乙巳之變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
御史起復復不應故吳中一時大老咸重砥惟
清公先生少爲名家子天質穎絕讀書目數行
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洽自其爲博士弟子
則已力攻古文詞深湛棘奥吳中文體爲之一
變當座談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書法魏
晉六朝至歐顏蘇米無所不精詣而晚節尤橫
放自喜一時名稱大噪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
齎金帛至門輒辭弗應然時時醉卧伎館中掩

之雖累紙可得性拓落不問僮奴作業又捐產
購古法書名藉售者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
客飲討無所出酒窖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
一二耳嘗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
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壬子舉鄉薦上春官累
不第嘗道寄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謁選
典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訐惑於禨祥先生示之
禮簡進秀異親爲講解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敓爲設方畧一朝捕三十輩邑以無警稍遷判

京兆事遂乞歸歸日張酒召故所喜客與劇飲歌呼盡其橐中裝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年六十七而卒幾無以斂也先生好獎掖後進其與唐寅先生書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故益廣泓茹口多戲謔而終身不言人過所著書合詩文凡數百卷其所稱祝子罪知者語絕誕

論曰當視先生時其文蓋岸然獨貴當世云琴川叅悅民憚好大言無所讓亦曰天下文章惟

悅眞翰林羅玘長洲祝某也蓋明與百年士膠
守章句未有能恢然者也緣六經而旁馣之庬
材復古先生先登矣先生天材旣捷少則館甥
于李少卿氏而外王父爲武功徐公故書學遂
能超宋躒唐鳳翥龍變蠕蠕六指形而下者其
不朽乃藉此乎子續亦繇進士爲大官